

# 今日評論

第三卷 第十二期

時評

義大利參戰(都)

廣西戰局(山)

改善我國對外貿易的機構(啓)

日本參加歐戰問題

論貪污政治

文字改革問題

大學往何處去

南洋移民與其鄉土的社會(書評)

詩

王迅中

王輔愚

佩茲

錢端升

潘光旦

國民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時評

## 義大利參戰

最近一週（六月五日至十二日）的戰局有下列若干重要變化：一是五日起始的德軍第二次攻勢，二是德軍的撤退及擄戰的停止；三是義大利的參戰。

德方自五日起，以二百萬大軍，配以坦克飛機，西自蘇彝士，東至盧森堡，橫亘在一百三十英里的戰線上，猛攻法軍，其目的則在包圍法國的大軍，聚而殲之，乘便且圍巴黎。法軍方面，因為須防備義大利並看守馬其諾防線，只能以不到百萬的人，堅守魏剛防線。所謂魏剛防線者即一條比較深厚的防線，其深步自二三英里至七八英里不等。法方的策略係針對德軍第一次攻勢時所用的戰術。法軍可讓坦克進入陣線，但堅不讓步兵攻入，所以坦克一入魏剛防線，輒被消滅。這個魏剛防線收相當成效。德軍雖猛攻了多日，其最前線至此刻，仍離巴黎三十餘英里之多。換言之。經一週的猛攻，德軍挺進的里程殊屬有限。此後的數日內德軍或能攻陷巴黎，或竟戩戩至不能再進。如爲前者，則法之抵抗力並不因之而消滅。如爲後者，則德國是否敢取第三度的攻勢，誠爲疑問。

因爲法北之戰方殷，故在挪北的聯軍於九日自那維克撤退。挪王及政府也去了英國，自九日晚起，挪威便進入了停戰狀態。在整個的戰局上，挪威早成了局都戰。除非聯軍能以大軍揮擲，進行大規模的軍事，那維克屬英法或屬德國，殆已無重要可言。英法撤軍蓋即基於這種看法。

義大利早起了趁火打劫的主意。目下巴黎危急，他以爲時機到了，因而動手。他是十日下午宣戰的，十一晨起即有軍事行動。但義法邊境的戰事是不易展開的，因爲義攻法不易，而法亦無暇攻義。兩方究於何處覓戰場，在地中海海上，抑在亞爾普斯山脚下，抑在北非，抑在巴爾幹，抑在瑞士的中立，我們此時尙無從懸揣。我們可得而言者，只下流如墨索里尼者實已不知

羞恥爲何物。這種人帶領的國家豈不是一無是處。此所以英法對義大利的宣戰毫不吃驚。

歐戰到此，歐洲強國俱已加入。餘剩下來的大國，要解決中立可以不論，英國的態度則最值注意。義大利宣戰後，羅斯福總統向某大學學生作演說，在其演詞中，羅氏述說他曾經如何警告莫索里尼不參戰，而莫索里尼仍是窮兵黷武。斥責的嚴厲爲羅斯福演詞。從來所未有。羅斯福且申說決以物質全力助英法。助文化的保護者。爲文化計，美之參戰當不在遲，惟許無待一月大選，即可成爲事實。

歐戰的擴大對我抗戰當然也有很大關係。日本的假法有二。一是先學義大利趁火打劫，劫了上海租界，劫了香港，劫了安南等，再和我拚命。再是先謀解決中日戰爭，解決後再去劫掠英法的權益屬地。解決之法也有二。一是以全力撲我，二是誘我講「和」。我們以爲此時正是英法最倒楣的時候，而也是強盜國家最兇惡的時候。爲公理，爲文化，爲民治，爲民族，我們應以全力來打擊日本。打擊日本即所以協助英法。打擊日本即所以幫助自己。我如能毅然向德義宣戰，則退可鼓勵英法，進可以使美國取較積極的態度，舉動的光明，謀國的深遠，實莫過於此。（都）

## 襄西戰局

近日襄西戰局頗有變化。對戰在即，全線將士方努力備成，或減縮，以待敵人之自投死地，全國人士亦均以勝勿願敗勿緩的態度，期待着大會的結果。

敵人在鄂西的蠢動，始於五月初。在五月初內敵人曾經兩度猛撲襄樊。兩度的進攻，都爲我軍擊爲粉碎。以造成本年最大的勝利。敵人的攻勢既然完全失敗了，敵人乃於五月卅一日晚，在襄陽南，宜城北間，渡漢水分路竄犯襄陽，宜城，南漳。襄陽一度被陷，當即收復。六月四日晚漢宜路

正面師亦分數路渡河，會合自北南竄的敵軍，向當陽宜昌方繼續躍進。敵日來襲西二百里之正面，處處發生血戰，敵大部增援之陸軍，雖到有數批，聞我軍方運用機動戰術，包圍斬殺，一待大軍雲集，便是聚殲殲滅的機會。

敵人這一次偷渡襄河，是正面攻取襄樊大決戰之後，爲貫徹其西進計劃，所採取的方略。方略雖然不同，然其野心，其計劃還是沒改變。敵人現在的目的，當然是宜昌及鄂西，宜昌是貫通南北要點之一。敵人對之當然有野心。然而鄂西以西，崇山峻嶺，寇軍絕無進展的餘地。所以敵人的目光還是在於襄陽樊城，南陽一帶，希望能以襄陽、樊城、南陽爲據點，向陝南、漢中發展。所以近日改變方略，策向當陽，宜昌者，是因爲襄陽正面我軍勢力雄厚，敵人其次受創，無法強進。偷渡之後，當然要先佔據幾個據點，以固其後方。如果他們果然能在襄西登足，恐怕他們還是要北窺襄、樊，南陽以貫徹其五月攻勢最初的計劃。

敵人這種計劃早在我們軍事當局洞鑒之中。襄樊，隨，襄正面之敵已爲我軍所殲。偷渡襄河之敵，日來也在我大軍圍殲之下。我們相信這次大會戰要與敵人以更重大的打擊。進一步言，就是敵人在襄河西邊有一個立足之地，也不過是多佔一兩個點與線。要想佔據襄、南陽，以遂其西進的野心，是一個夢想。(山)

### 改善我國對外貿易的機構

在抗戰前，中國對外貿易是一種被動的貿易，所以無論在收購方面或在運銷方面都沒有獨立的機構。已往對出口物品的收購，至少就通商口岸來說，差不多全部份都是在外商洋行的手上。已往對物品的外銷，和對外匯的經營，也分別由外商洋行和外商銀行加以壟斷。抗戰以後，中國對外貿易至少在機構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這是戰時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收穫。因爲戰爭的爆發，我國不能不實行貿易統制；因爲貿易統制的需要，我國也逐漸樹立起自主的貿易機構。自主貿易機構的樹立，其利益絕不祇於加強中樞的戰時

經濟，它在可以說是中國對外貿易史上的一個重要革命。因爲機構改革有這麼重的結果，所以孔祥熙先生最近在中樞報告貿易委員會過去工作時，能夠說出如次的幾句話：

「自從貿易委員會成立以後，一方面樹立了強有力的收購與運銷機構，推進戰時的出口貿易，同時在工作中成長出許多國際貿易專門人才，能担負國際貿易研究指導及實際營運的責任。……過去的被動貿易，已經改變成了主動貿易。國際市場和國際市價，因爲我們有統籌的機構，統籌的辦法，不致從前爲外人所操縱了，在戰前毫無辦法的中國對外貿易，居然因爲抗戰的關係，政府下了最大決心，提出大量資金，作有計劃的經營，大部分有知識的商民也了解政府政策，在統籌統銷的原則之下，在貿易委員會的指導之下，逐步組織起來，改變了我們對外貿易的頹勢，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對外貿易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進步。」

對於孔先生這幾句話，我們認爲是一種合理的稱讚，絕不是「過甚其詞的。」

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中國對外貿易機構已經盡善盡美！事實上在這方面我們還大有改善的餘地。就國外方面說，我們對於在外國市場直接推銷物品，的機構至今還沒有樹立起來，我們大部份的物品還只能在香港出售。就國內方面說，我們所樹立的機構大部份只限於官方（包括半官方）的機構。我們的出口商人本身還沒有多大的進步；我們的出口業同業公會還是和以前一樣的不健全。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弱點，我們都應該加以改善的。

此外對於貿易委員會的組織本身，是否已經到了完善的境地，也是一個疑問，貿委會是否工作效能已經很高？貿委會是否已經沒有貪污舞弊的情形；這些問題雖然不是局外人所得而知，但因爲「流言」很多，負責當局也當加以注意的。(啓)

## 日本參加歐戰問題

王逸中

日本的外交向以對華問題為中心，而對華問題的外交又可分為兩部，一部是純粹以中國為對象，一部是以在中國有權益利害關係的列強為對象。從過去幾十年的日本外交看來，對於中國採取的一向是高壓強硬政策，但對歐美列強，則又事事退讓長意，所以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屬外交當局為歐美依存主義者，而倡自主外交論。九一八後因為軍部及法西斯份子的脅迫，日本當局先後脫退國際聯盟，聯軍倫敦軍縮條約，而對向被認為維持世界及遠東和平的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也任意蹂躪，七七事變後這種傾向更為顯著。但一般穩健份子及傳統主義外交家則恐盲目與列強為難的結果，徒增對華問題的困難，在可能範圍內，極力與軍部爭持。所以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對華外交雖完全操在軍部掌握，但對列強的外交，穩健派尚保持相當的力量，兩派始終在爭持鬥爭中！

去歲德蘇協定簽訂後，急進軍人及法西斯份子受了致命的打擊，曾經一度銷聲歛跡，所以當局得以實行妥協政策，一面仍與德意拉攏，一面與英美法繼續談判，即素被視為勢不兩立的蘇俄，也因德國的拉攏，而雙方舉行對界，商務，漁業等談判。去歲歐戰發生，阿部內閣立即宣佈「不介入」政策，聲稱將注全力於解決對華事變，外交方面諂媚美國，誘脅英法。但數月以來，英法對遠東問題，態度雖較緩和，然與日本之期望，相距甚遠。美日外交不但未有絲毫進展，反而更趨惡化。因此一般急進軍人及法西斯份子見有機可趁，捲土重來，攻擊當局外交失策，主張對於英美法等國，確立強硬外交政策。一部急進軍人甚至主張締結日德蘇意同盟，公開與英美法為敵。阿部內閣因為本身懦弱無能，且又被視為元老重臣等穩健派的傀儡內閣，所以軍部支持了法西斯議員集團時局同志會的不信任案，而將他推倒了。米內在平沼內閣海軍大臣任內，曾極力反對加入三國軍事同盟，他的登台係由於

內大臣湯淺的籌畫推戴，所以自始不為軍部及法西斯份子所喜。最近歐洲戰事激烈，英法處境日困，軍部及法西斯份子乃重行活躍。湯淺內大臣的辭職，新黨運動的復活，國相會議的設置以及白鳥敏夫的公開預言米內內閣的必將改組，都證明了軍部及法西斯份子的重行活躍。

趁大打劫本是日寇的鬼域慣技，而現在軍部及法西斯的脅迫下，日寇當局必將趁機漁利，殆無疑義。敵寇的野心大概不外兩種：一種是如何設法斷絕中國的外援，使列強承認日寇在遠東所造成的既成局面；另一種是趁機攫取列強在遠東的根據地，根本推翻它們的特殊權益，以實現獨霸東亞的夢想。迄至現時止，日寇所已表現的，關於前者，便是對於上海租界的垂涎，關於後者，則有對荷屬東印度羣島的壓迫及對安南的威脅。

敵寇的虛心折衷謀奪租界，已非一日。在他們看來，租界一方面是列強在華權益的根據地，同時也是援華反日的樞紐，日軍或偽組織如其不得租界當局的合作，決難貫徹它的政治及經濟攻勢。過去一再封鎖天津租界，舉行反英運動，威脅英國讓步。現在又圖進而控制上海租界，攫取中國的經濟中心。始則藉口歐戰擴大，敵駐滬海軍陸戰隊司令要求重行支配各國駐軍防區，企圖擴大日軍駐防區域。當英法在佛蘭德斯作戰失利時，日寇又散佈謠言，謂上海法租界因防衛力不足，將托美國代為管理。敵寇的野心已完全暴露了。

荷屬東印度羣島早係敵寇南進政策的目標，不但煤鐵礦皮等資源成了戰時日本垂涎目標，且以地位關係，可以威脅新加坡，非列賓及安南的安全。所以敵寇對此處雖毫無藉口可言，但當德荷關係緊張時，外相有田即邀請荷蘭公使談話，表示對荷屬東印的關心。報章輿論更主由日本海軍代為保護，以試探列強的意態。幸而美國態度堅強，英法亦聲明決無代行保護之意，其

後荷屬歐土雖淪陷於德軍之手，但東亞當局堅決表示不帶他國代厄，荷蘭艦隊東駛防範，日本知道這塊肥肉決非輕易可得，乃轉變方針，先以取締反日運動為藉口，徐圖攫取荷屬東印特權，以待局勢進展。

日寇既不得志於荷屬東印，乃轉而威脅安南。法屬安南是目前我國對外交通的重要路線之一，日寇過去一再脅迫安南法國當局，拒絕我國重要貨物。目前日寇的政策既在封鎖我對外交通，所以對越南更趨威脅，本是意料中事，並且美英法三國中法國的力量最為薄弱，目前德國猛烈進攻巴黎，法國更無餘力顧及遠東。而美國對安南的謁切比較淡薄，發言權也較欠有力，更增加了敵寇的野心。所以近來街談巷議，不少關於法屬安南的傳說，尤其自意大利宣戰後，情勢更為緊張。敵寇是否敢於悍然登陸，或仍沿襲過去之威脅政策，尙難斷言，惟其欲有所得之決心，則無疑義。

當然，敵寇在遠東方面對英法美的脅迫，決不止此，此種當視戰局之推移而增減其慾望。現在的問題是日本對於英法美的脅迫，究將達何程度？是否有參加德意對英法宣戰的可能？就目前日本的外交情勢看來，德意日三國軸心關係雖因德蘇協定而一度發生裂痕，但現在假想敵人既已轉換，由三國軸心進展至四國同盟關係，日蘇的關係，也因德國的居中調旋而暫時妥協，所以日本的敵人除了中國外，當然是英美法三國。過去敵寇雖然一再脅迫英法，獲得些微讓步，但決不能滿足其貪慾；對美雖一再委曲求全，終未得絲毫進展，急進軍人及法西斯份子等早已主張硬應付，聯絡德意，公開與英美法等反英同盟為敵。現在德國大舉進攻，英法處境甚危，日本為本身利益計，當然見好即收，當然是攫取英法在遠東利益的千載良機，英法之無力抵抗

## 論貪污政治

我國官吏送給已深，利用權勢，以投機升利，固不自今日始；然而到了今日，反而變本加厲，實使我們痛心已極。我們儘可唾罵官吏之營私，但他們的罪過，却不單在乎營私，而在乎營私之不得法，其結果是私中無公，或

與美國之決不能因此而對日作戰，人所共知。據說最近駐東京德使曾數度勸誘，所以急進軍人及法西斯份子現已蠢然欲動，開始脅迫當局了。在他們看來，歐戰最後勝利若屬德意，日本固可參加分贖英法海外殖民地的權利，而可獨霸東亞。即使英法侍勝，亦必精疲力盡，日本儘可先攫取英法在遠東殖民地，結束對華戰事，完成東亞新秩序建設，然後再與英法談判，較之因循失機，戰後仍受制於英美法者，還為得宜。不過根子過去元老重臣等穩健派對英美法的觀點看來，我們深信他們決不會無條件地贊成這種主張。因為德國目前的攻擊雖佔優勢，但英法得美國之助，將來勝利誰屬，尙難斷言。穩健派中不少人對於英法的持久戰有很大的信仰。他們一向不願過分得罪英美法，雖然也贊同利用軸心關係，脅迫英美法對日讓步，但始終反對公開敵對，務求保留外交週旋的餘地。並且他們對於德國也缺乏信仰，記得去年討論加入三國軍事同盟問題時，曾有人謂德國根本瞧不起日本人，目的不過在利用而已。所以他們對於法西斯派的過激主張，必將發生爭持，平沼內閣時的論爭恐將重現於今日。

照目前情形看來，法西斯派勢力雖佔優勢，但穩健派尙保有相當力量。執勝執負，將決定今後日本的對歐政策。現在敵寇當局雖將利用歐戰激化之機，對英法極盡威脅壓迫之能事，惟在德軍勝利未有充分把握前，至少美國尙未正式宣戰，日本是否敢於悍然不顧一切，武力攫奪英法遠東根據地，而捲入歐戰漩渦，尙係疑問。日本如要這麼幹，米內內閣大概不會存在了。

（六月十二日）

王贊愚

公私不分。所謂私中無公，就是專藉權位以營利，除營利外無他圖。祇顧個人眼前利害，而無宏謀遠志。所謂公私不分，就是視公物為私物，視公權為私權，二者混雜不清，國家暗中受害不鮮。公私的界限，本來很不分明，但

到了清吏手裏，祇覺存心清風，便不惹無辦法。貪污是私心的一大表示，而我們官吏內私心的畸形發展，其貪污亦較別國為甚。上以此倡，下以此和，風氣既已養成，自然成了政治進步的大梗。

貪污政治在我國，早已生根發芽，不知就誤了我們上進幾多年代，又不知錯過了我們自強多少時機。談政治改造者，似不得不主要對貪污，為入手步驟。

官吏是「身許國的人，其地位之高，身分之貴，非尋常職業可比；不過有地位有身分的人，尤當認識自己的地位和身分，如此乃能自尊自重，然後人亦能尊之重之。我國一般官吏，即是欠缺這一點。他們之貪利，果何異於奸商市儈，整天計算取巧，惟圖有所伴發。我們傳統地輕視商業，斥其純以營利為目的，但在我國做官與經商，實在相去無幾，而我們不解經商又為何等相擠上仕途。當知做官以謀利，手段多而日妙，如受賄，如刮削，知優否，如投機，憑權估勢，坐獲厚利，所以上自大官，下逮小吏，無不棄此以自肥。

其實，早已有有人把做官和經商當做一事，先墊若干本錢，再收厚大利潤。本錢花在無謂酬應上面，利潤則出自人民血汗所得。倘預知做官無利可圖，恐怕許多人要改業以謀生。清末的捐納與候補制度，是官界商業化的最高表現。當前的官場情形，雖與從前不同，然官吏營利的心理，至今猶未稍改。除極少數高官厚祿者以外，一般官吏，俸給有限而揮霍無度，試問財從何處來？窮而要奢侈，人人想發非分之財，而發非分之財，乃做官的主要作用，然做官以發財，又足以助長奢侈之風，這個罪惡循環，始終莫由打破。中國官場向來重情輕法，不知多少違法敗行的事，都是由無謂酬酢裏發生出來，普通官吏位卑薪薄，若不貪污，上無以奉承上司，中無以聯絡同僚，下又無以蓄養妻子。至於上級官吏因搜括較容易了，除自身窮奢極侈外，眷屬，親族以及鄉黨，都要坐分其利，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一人發財，衆爭分毫。我們常怪官吏好貨，實則環境也使其非好貨不可。儘管就法律上觀，

貪污是一種犯罪行為，但社會對於此種行為，不但恬不以爲恥辱，而且無時不在鼓勵。道德與法律脫節，則制裁對於貪官污吏，是很難發生效力的。

我們是制法紀嚴弛的社會，任何一種制裁，都不生很大效力，所以用職刑既未能剷除貪污，立制度又未能防止貪污。在我國政治上的貪污事件，雖到處隨時可以發現，然其中什之八九，政府不追究，人民不過問，以放任爲習常，使法成贅瘤。中國人通常律已不嚴，而責人又嚴，各以少結怨爲上策，於是貪官污吏更可肆無憚忌了。原來社會制裁，其效力之大，不在法令之下。如有官吏仗權恃勢，逃出了法網而發私，社會輿論予以鄙視或指摘，未嘗不可稍戢貪污之風。在現今社會環境中，官吏又養成了一種自安心理，對於道義上制裁的感覺，非常不敏銳。其中不少貪贓枉法者，竟不知清議爲何物，依然戀棧祿位，得過且過，只須能過一日，即盡情搜括一日。「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這是他們心境很真的寫照。

貪污政治的反面，是廉潔政治。國中常聽到有廉潔政治的呼聲，政府亦每以此爲口號。但在樹立廉潔政治的過程中，對廉吏不能不無獎勵，獎勵得宜，使他們有所勸勉，而不至同流合污。政府官員畢竟是人，自能辨是非，識大體，其肯否阻勉從公，廉隅自矢，仍要看著國中賞罰之能否嚴明。我國官界所欠的是公平，是正義觀念，徇情干私，還賢親佞，貪廉無定評，優劣欠標準，濫賞妄罰，是明哲所詬病。貪官污吏的劣根性，決非與生以俱來。人當初入仕途時，未始不存心養廉，但一見良莠不分，賞罰欠允，好像遇到一盆冷水，熱氣全消，積久便把抱負丟開，漸願與佞等爲伍。我國舊式官吏，染習已深，固不足論；而現今受新教育的政府中人，似亦同一邱之貉。試觀他們沉溺於物質的享受，使我們不能不懷疑其官箴。

以不勞而獲爲榮，是我國社會的變態心理。在此種心理未糾正以前，健全的輿論是不會發生的。輿論制裁是防止貪污的一種有效方法。中國固不能缺憲治貪污的機關，但每以輿論之遼闊，人情之複雜，致苦耳目難周，所以必須在機關以外，培植一種普遍的監督勢力。健全的輿論，大致對政治運作

比較公平的評判，倘若自由發揮起來，必與民意相結合，其力量自有不可輕視者。在輿論發達的社會裏，凡蓄意或實行貪污者，既脫離了民衆的擁護，又不得到民衆的容忍，猶如牛蛇鬼怪，不能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證據先進各國，廉潔政府的樹立，貪污勾當的斂迹，幾乎是輿論的力量所造成。當今我國輿論還未得到充分發達，政府對於言論的自由又加以種種限制，如此，輿論之監督政府自然不徹底，貪污政治也無從杜絕了。

談革心的人，每專重道德之培養，使從政者鄙視貪污而不爲，但國中滑吏巧宦愈多，則制度的建立，比之人心的改造，似乎更形重要。制度固非萬能，舉動不論如何精密，也難使人不敢爲惡，而實際上制度的功用，亦不過在使爲惡的機會，減少而已。我們常見高談仁義道德的人，加入官僚隊伍裏，縱使貪官污吏；他們應反省一下，仁義道德既不足制自己，又何能制他人？在歐西各國，貪污何以比中國少，其原因不在人心之有異，而在制度之不同。一國家之敗，由於官邪也，官吏貪污，是一官邪一之尤；貪污的反面是廉潔，所謂廉潔，不應僅視爲個人的操守，而應使之成爲制度化的效果。一制度化了，使人雖可貪污而不屑爲，且雖欲貪污而不可，這纔是廉潔政治的真義。例如實施文官制度，可以使官吏安於職守，不願經營私利；再如實行預算審計制度，可以防止浮支濫報，使理財者無從中飽；又如改善監察制度，對於貪官污吏，一面可施以檢舉而予懲戒，一面又可從事監督，以防失政。位隨能動，軌定知辱，此乃制度使然，未必即由於人的進步。

中國現行懲治貪污法令，多如牛毛；執行機關有普通法院，有監察院，

## 文字改革問題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黨部編譯局出版教育部分面爲文字改革問題發表的一篇談話，不主張中國文字拉丁化。這裏面也許夾着一些政治問題，不單是學術研究，但就學術研究立場看，教育部主管人的話，似乎也有一番道理。

又有各級懲戒委員會；然實際上因權勢主義之盛行，至今仍談不到促進廉潔政治。須知在中國貪污之風，實由在上者所造成。在上者以不勞而獲爲榮，致在下者在其奧援之下，進行貪贓枉法的勾當。彼此心照不宣，明知而故昧，所謂「官官相護」，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我國建官貴人，一旦大權在握，居然換了面目，地位愈高，營私愈甚，因爲自己總以爲高居於法律之上的。他們如果激發天良，不願貪污枉法，恐怕也有親近的人代貪污枉法。這班親近權勢的人，藏身既深，其手段又巧，或背後操縱市場，或憑勢囤貨居奇，或藉端侵吞公物，非尋常人所能與之爭，又非尋常方法，所能知其底蘊。我國權勢主義仍熾，執法祇認人而不認事，大官積極違法，不難保免；貪贓有證，終告無罪；縱然被檢舉被懲戒了，亦未必感到罰有應得。法令不可謂不全，但在執行上，正如芝麻漏斗，只管小官細事，但若牽涉大官要事，終久不得徹底。向來中國政治太重權勢了，所謂法律解決，往往就是人事的解決，以法令遷就人事，制裁必柔弱無力，既不足以懲治貪墨，又何能整飭官常？

然而中國向行「上行下效」的政治，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要全國人民廉，官吏首須廉；要全國官吏廉，居上位者首須廉。所以我認爲欲根絕貪污之機，固有賴於嚴刑峻法，然最重要的，還是大官首要覺悟，毅然以身作則，樹立廉潔模範，則全國從政者，亦當有所奮勉，相戒營私，如此，風氣之轉移，乃必然的事。貪污政治是使國力弱化的政治，今後不可不根本革除。

佩弦

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由來已久。近年的發展像是有兩個方向。一是採用拼音字，二是採用簡體字。（也就是所謂手頭字）拼音字又有兩套：「國語羅馬字」，大專院時代公布，現在稱爲「注音符號第二式」。還有所謂中國

文字拉丁化」，申說時「新文字」。至於注音符號第一式，舊稱注音字母，只是用來幫助學習漢字，並無成爲獨立「拼音文字」的野心；稱爲「字母」實在不大合式，倒是叫作「符號」確切得多。不過，國語羅馬字原是製定了準備替代漢字的，叫作「符號」卻歪屈了它。實際上它絕不能作漢字罷了。

國語羅馬字雖經政府公布，卻並未推行。新文字歷史比它短，可是得着政治力量的補助，幾年之間，流傳很盛。固然新文字沒有國語的分別，容易學習一些；但政治的推動力似乎更大。另一方面，簡體字會經教育部公布了一部分；後來好像因爲中政會反對，又出爾反爾的取消了。這未免有點兒戲。國語羅馬字和注音符號一樣，都用國語，就是北平語，作標準。新文字派反對統一的國語，主張方言化。他們好像將中國語分爲五區，其中之一叫作「北方話」，據說「北方話」那一套字母，偏於山東口音。新文字派在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這一點上，和國語羅馬字派是相同的。

但贊成新文字或拉丁化的人，也不一定都反對統一國語，主張廢除漢字。我特別樂意介紹陳鶴琴先生的話：

對於拉丁化中國字要有成就，我們必須要有下列兩種基本觀念：第一點：拉丁化必須以國音做基礎，我們要用國音去統一各種方言，而把國音當他是標準語言。在標準國音沒有了解以前，拉丁化方言，也容許存在。但是學會了以後，必須接續上去學習拉丁化國音字，不可以停留在拉丁化方言的階段。第二點：中國漢字，必須用種種方法，把他保存和改進。文盲的人如已學會了拉丁化國音字，以後就可以接續上去學習漢字。書籍和報章印刷，都可以用並行方式，或是對立方式。（論拉丁化中國文字，東方雜誌二十九卷一號）

新文字派大概不會贊成陳先生的辦法；但陳先生是富有經驗的教育心理學家，他的意見值得我們考慮，

從前教育部公布一部分簡體字表的時候，在野的人也有不以爲然的。這個人想將簡體字一經公布，小學生就得學習；但簡體字似乎只爲初學，以後

還得另習正體字。這豈不比一入手，就學正體字還要多費精力，多耗工夫！倒不如照舊，只教正體字；有的學生樂意寫些簡體字，也由他們，卻不必強舊時去責備，或者硬給改正。這樣就成了。至於說提倡簡體字的人，也許有意思想用它們替代一些正體字；是的，他們也許有這意思。但還是做不到的。不但社會傳統麻煩，從心理上說，簡體字在許多方面似乎也難和正體字抗衡。

陳先生的辦法一面容許方言，一面注重統一國音，這是不錯的；自己的方言無須乎學，如要學，也只是要學國音。但他一面要保存和改進漢字，一面又主張先從拉丁化入手，卻不免兩折，正和先學簡體字一般。既然要保存漢字，乾脆就讓學生多花點工夫，直接從漢字入手好了。何必又多轉一個彎？轉彎之後，合計所花的工夫，大約會更多！再說漢字似乎也並不特別難學。清華大學心理學教授周先庚先生，在美國時曾作過一個實驗；他教一百四十二個美國人評判三百二十二個位置顛倒的漢字，實驗的結果使他以爲

漢字的特別好處，就在它的完整性：每字有每字的個性，每字的結構組織都像一個小小的建築物，有平衡，有對稱，有和諧。字與字的辨識，因此就非常標準，特別不容易模糊。比較起西洋文字，每字是個大同小異的字母所組成，而又橫列成一平線，字與字間的個性，完整性，或「格式道」就少得多！漢字比較起所有的字母制的文字來，作者覺得根據心理學的研究，都應當好得多。（美人判斷漢字位置之分析，中國測驗學會研究報告之八）

上文說簡體字在許多方面怕難與正體字抗衡，便因爲前者的完整性不如後者。周先生在同篇裏還說，「對於提倡廢除漢字的文字學家，作者希望他們能採納心理的研究，作爲一部份的參考」。這確是值得參考的。

土耳其採用拼音文字，似乎是爲了推翻宗教的勢力，（吳俊升先生曾譯過一文，專論此事，見天津大公報。手邊不存，無從查核）再說國也不大。安南採用拼音文字，因爲本來沒甚文化，況且原有的「字喃」，算一半是屬



字，法國人自然也樂意他們改革的。至於地方，那是更小了。日本語也借用漢字很多，他們也早就提倡改用拼音文字，但至今還是老樣子。這是文化比較複雜的緣故，高本漢在「中國語與中國文」裏說得好：

中國人爲何不廢棄這種表音的文字，而採取音標的字母，內中有很大的理由。中國文字，在學習識字的效率方面，雖然不及音標字母那麼簡易；可是中國全部文化的基礎，都建築在這種文字之上，而各處散漫的人民，彼此能互相推繫，以形成這樣一個大國家，也未始不是這種文字的功用哩！（張世祿譯本導言；這是撮述高氏的話）

再有一層，拼音文字還是有字形的。音變了，字形因爲歷史關係常常並不跟着變。所以外國學生往往弄錯辦法，正和中國學生寫別字一樣。我們有人主張改革文字，他們也有人主張改革辦法；但一樣的不容易辦。這樣看來

## 大學往何處去

我們說到高等教育，平常是指大學教育及與大學教育同等的專門教育。

然而大學教育與專門教育却又不能不分。

大學應研究學術，而更應提倡研究學術的精神。大學的基本目的是求知，而不是實用。如果大學教育能同時發生實用，那是一種副作用，而不是原始目的。專門教育的目的則在養成技術人材，他的原始目的即是實用。兩者不應相混。如誤大學教育即專門教育，則研究的精神將蕩焉無存，學術的水準也必低落。如以辦大學的精神辦專門教育，則不特實用人材一時無從造成，且整個的高等教育也太不經濟。

我國教育方針最近有一大不幸的錯誤。這就是將大學教育與專門教育混而不分。民國十八年四月國民政府所公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其關於高等教育者，有如左的規定：

大學專門教育必須注重實用科學，養成專門知識技能，並切實陶冶

，拼音文字的好處也就不太多。巴瑪近代語言學導論的「字體」一章裏也引過上文所引高本漢的話，完了說：

我們的問題也一樣。學語的知道。（一）無論那種改良的辦法，五十年內就會過時的。（二）我們用那種拼法的字印行英國文學傑作？若將「莎士比亞」改成近代的音讀，那是欺人。可是若印這類書都用老辦法，只印新書才用新辦法，初級學校裏都教新辦法，那麼，沒有時間和耐性學習老辦法的人，便沒法讀英國文學書了。……傳統的辦法和中國字一樣，是一條聯繫的索子，將十五世紀以來全部的英國文學攏在一堆兒。任何將辦法近代化的企圖，會將一切都歸在英國文學的門外，只讓幾個淵博的學者進去。這也是我們很好的參考。

錢端升

國家社會服務之健全品格。

民國二十年的國民會議於一確定教育設施趨向案一中，又決議：

大學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學及實用科學的原則。

這兩個規定爲政府十餘年來處理高等教育最高原則。但在這兩個規定之下，大學教育與專門教育是不分的。換言之，我們只有專門教育而無大學教育，所謂大學也者也只是數個專門學校的集合體，再加上一二文史哲法政經之科目爲點綴而已。此所以大學分則爲獨立學院，合則爲大學，漫無分別。此所以大學各學院或獨立學院與專科學校間，其教學方法與授課內容也無甚可分。再質直言之，因爲大學各學院，尤其是所謂實科也者，根本就是專門技術訓練機關，於是專門學校的設立反不見有什麼需要。如果僅極少數大學近年來仍維持若干研究學術的風氣，研究文法者不因政府之極端歧視而失其自信力，研究科學者不因政府之注重實用而放棄理論的探討，那亦例外

不是經常，那是要歸功於這少數大學的學者的自尊自信心，而政府無與也。

如果我們不甘長爲一個學術落後國家，我們自今以後務須認識大學的使命。一掃過去對於大學的錯誤觀念。真正的大學決不能對於「實」一不實一的科目之間有輕重之分。科學是重要的，但科學之中，純粹科學與實用科學有同樣的重要，專重實用科學而輕視純粹科學，則科學不能昌明。同時，文史哲，法政經，也與科學有同樣的重要。從學術立場上，有科學而無文法已好像是食而不飲；如果只有實用科學而沒有其他的一切，則所食者更像抽去了維他命似的。食固可以飽，但不飲也可渴死。如果所食者沒有一點點的維他命在內，則更是百無一可了。

大學本不是可以速成的，所需的財力及人力也大而鉅。欲辦好一個大學已經是困難，欲辦好許多個大學當然困難更大。與其多而濫，有名而無實，寧可少而嚴，名實俱符。國民政府成立以前的幾年，固爲大家想染指庚款，京滬充滿了掛牌的一大學。國府成立，嚴予取締，無數的野雞大學封了門。這是一大進步。但因取締還不够嚴，以致不像大學的一大學一仍有存在者。到了抗戰時期，各大學所在地多被敵人佔。這本是存真棄假的大好機會。無如政府姑息，並沒有能利用時機。到了最近，大學的質絕少改善，大學的量反在增加，則更難以索解。

依我的看法，在抗戰前夜，國內大學中配稱大學者最多只有兩三個；這兩三個大學的部門也並不是全體均够得上大學的標準。這幾個大學，因爲辦了數度的遷移，現在的標準還不如抗戰以前。如果我們真要將大學辦好，最好的辦法，莫如政府以全力補助這少數大學，使其設備能充實，師資能聘任，學生能優良，使其於最近將來可成爲優良大學，程度可與歐美的大學相埒。其他的所謂大學，既然在實質上離真大學甚遠，最好改爲各種專科學校或斷然停辦，如偶有一二科目，三數教授，够得上大學標準，則可以之併入那上述兩三個大學內。學生之中，其够得上入大學者，當然也可經甄別後轉入繼續辦理的兩三個大學內。反過來，這兩三個應予停辦的大學，其中當

然也有不够格的科系，教授，及學生。這些當然也在歸併（向專科學校）及停辦之列。

有人要說，我這個辦法太理想，太激烈，更張太多，實行不易。我的答復是，如果政府有革命的勇氣，有大公的懷抱，實行也不甚難。即使改大學爲專科，在事實上做不通，政府只消在實際上應付較有希望的兩三大學以全力促其上進，藉以提高大學的標準。待全國學術水準較高，財力人力較裕時，再培植較多數的大學。

政府方面或者要說，政府刻正命令若干比較優良的大學辦研究院，面對比較低劣的大學則不許其辦研究院，這就爲提高學術水準，也含着培植少數優良大學之意在內。政府如果有此用意，則用意雖善，而方法仍大錯。上面所指比較優良的大學俱經過遷移。現在元氣未復，普通教學尙且困難，那裏說得上研究。政府如果不知道，應力求較深切的認識。如果知道，則未免過於喜歡粉飾太平了。

回到我原來的主張。我以為最好的辦法是擇少數優良大學力加培植，其餘或改爲專科學校，或停辦。縱不改專科，政府仍應分別各大學的優劣，對優者以大學之道行之，對不够格者或閉之，或實際上以待專科學校者待之。

培植大學之道，第一須養成自由爲學的學風，而不可稍加統制。我們須時時刻刻記着，我們希望中國成爲三民主義的國家。在這樣的一個國家，個人的人格應該是十分尊嚴的，而不是國家之下的一個小小工具，好像在德意志似的。要個人能自尊，且被人所尊，思想便要自由。要思想自由，則大學須有自由的學風，教授自由教，學生自由學，教授學生俱自由做學問。只有在自由的空氣之下，何者是真，何者是偽，何種人生哲學合於中國民族，何種不合，何種政治經濟制度可以實現三民主義，何種不能，可因切磋而得着一個正確的答復。如果政府事事要統制，課料要統制，教材要統制，教授學生的思想要統制，無論統制之人在知識上是否能比得上被統制的人，即使資格統制的話，也徒然使大學成爲一所工廠，或則成爲反對份子的秘密活動

事所而已。

我這裏所謂自由，當然不是放蕩與荒唐之謂。教授可以自由教，這並不是說教授可以隨隨便便不負責任。學生可以自由學，這並不是說學生可以無考不上課。學術自由，學說自由，這並不是說可以提倡荒誕不經，或謀叛作亂。不負責任的教授，大學自身應有且能有制裁之道。違法亂紀的言行，則法應有且已有嚴厲的制裁。自由與放蕩不同。晚近，許多人往往將自由與解為放蕩，於是人加梓。我所謂自由當然不是這種自由。

至於專門學校，則當然與大學不同。專門教育的目的在造就技術人員，而大學教育，則立一國高深學術及寬大思想的基礎。故大學貴自由，不能因時更不能因地而變，而專門學校則宜視某一時某一地的需要。我國現在缺乏

## 南洋移民與其鄉土的社會

六年前，太平洋國際學會委託清華大學教授陳連生先生做一種關於南洋華僑的研究。特別要注意到僑民所由產生的地緣與因僑民的關係，所發生的社會與文化的變遷。我們目前所要介紹的一本作品，就是這一番研究的結果。原書是用英文寫成的，題目是 *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另外有一個比較長的副題：主與副題合起來的大意，就等於「南洋移民與其鄉土的社會」。陳先生這一種研究，在相似的題目之下，會先用中文寫出，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不過這次的英文本並不是那中文本的譯本。

全書本論凡十章，分論環境與種族，文化特性，社會變遷，生計，衣食與住，家制，教育，健康與習慣，社會組織與事業，與宗教。又篇首緒論一章，專對本書的緣起，方法，與布局。篇末附錄三種，其中關於南洋移民史料及華僑教育的各一種，雖入附錄，其重要性其實不在本論之下。

全書有一個總的骨幹，就是著者的環境三方面說：一是自然環境，第二章屬之，二是社會與經濟環境，第二至第九章屬之，三是精神環境，第十章屬之。把宗教信仰特別提出來，作為環境的一方面，是很有意義的。這三種環境在人生所佔的地位，固然因人因時代而異，但誰都不會沒有它的成分，在任何時代裏我們都可以摸摸不摸摸的找到它；有時候它可以成爲一個人的環境中最龐大的部分，甚至於把其中兩種環境都擠到背景裏去；中古時代整天憧憬着天國式樂樂世界的宗教家，比較近代的醫身在象牙之塔裏的理想

各種專門人材。不特工程師醫師等一類所謂實科者甚爲缺乏，即律師律師種所謂非實科者亦甚缺乏。政府自宜設各種專科學校，不厭其多，只厭其少。如程度能高些，顯然是好；即因師資財力不敷而低些，也總比沒有爲勝。

專門學校的科目及教材，政府自應嚴加監督。種瓜得瓜，不監督，則專門學校所造就的人材或難副政府所預期。故政府的統制，在理論上，是講得通的。不過政府也不要過分的步不通的統制，更不必爲統制而統制。

再重說一次。政府對於大學及專門學校務須分作兩事看。混爲一談，大學教育及專門教育將兩受損失。

（書評）

潘光旦

家，便是這種人的極端的例子了。若再進一步，那例子就得到瘋人院裏去找。但無論此種環境的成分大小如何，常態與變態的程度如何，就在這環境中討生活的人說，其真實性與其足以激發行爲的力量，却是與其它兩種環境一樣的。所以把它列作人生總環境的一個方面，是很有它的價值的。

不過這環境三方面之說也有它的欠缺。嚴格的說，只有第一方面是比較純粹的環境；第二方面與第三方面名爲環境，實際上大半也是人類在第一方面力求位育的表示與結果。此種表示與結果，就後起的世代說，無疑的是環境的一部分，但就作此表示得此結果的當世的人說，它們不能算做環境。如果把這些都算做環境，結果就不免發生一種危險，就是只注意環境，而忽略了人，只注意人在環境中位育的成果，而忽略了位育的起因與動力。

我對於陳先生這本書，唯一覺到可以提出評論的就是這一點。華僑生活的研究，不論是在南洋僑寓地的生活，或在回粵出生地的一種回響的生活，應當不止是一種位育的研究（a study in adaptation），而也是一種位育力的研究（a study in adaptability），陳先生的這本書，當位育的研究看，無疑的是有餘，當位育力的研究看，則顯然的不足。

海外移民運動的因素不一而足，而大要不出三類，一是地理的，二是生物學的，三是文化的。對於一三兩類因素，陳先生都有特別的討論，對第二類則可以說沒有。它在第一章固然討論到種族，但種族原有二義，一是動物分

類的種族，二是血氣強弱種族；祇就第一義說，種族一點的討論和移民運動的發生與發展沒有甚麼因果的關係，即不能有甚麼解釋的價值，而陳先生所注意到的恰好只是這第一義。在討論社會變遷的一章裏（頁四九），陳先生說到移民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也只提到地理與文化兩方面的因素。在生計的一章裏，討論到僑民職業的變遷時（頁六九）似乎只承認此種變遷與傳統習慣，家庭地位，早年教育，及僑居環境等因素有關，而個人的智能與德，似乎不關宏旨。在健康與習慣一章裏，講到吸食鴉片的癖習時，陳先生引醫學界流行的見地，認為此種癖習足以減縮壽命（頁一八八）；其實還有一種近來也日見通行，就是，身心脆弱而有天折傾向的人最容易染上這種惡癖，其身心健康的人，間或有此惡癖也未必夭折。在宗教的一章裏，著者一面承認許多華僑對祖國社會的改造頗有一種百折不回的熱誠，一面又指出這種熱誠的源泉不止一個，例如這種種人的「社會精神或公益精神的真實性，又為僑居時代深受磨折後的一種覺悟與反響的心理；而最重要的則為「中國傳統文化與潛藏著一種精神的動力」（頁二二七）這顯然又祇是一個文化環境的解釋；所謂「社會精神」是可以有生物的涵義的，但不清楚。又同章內討論到早年僑民死亡率的高與此種高死亡率與宗教信仰的關係時，著者說，「歷年以來，疾病與精力衰耗把那些因種種理由而不合水土的分子給收拾去了」（頁二三四）；其實只就水土不合一端而言，除了生物的理由而外，並無很多的其他的理由。我們舉出這些例子來，並不是說著者的見地在每一個例子上一定有甚麼錯誤，不過是要表示他對於生物的因素似乎沒有充分的考慮到罷了，至少沒有給它一個和地理因素或文化因素同樣的地位和類型的待遇。

著者當然並沒有完全忘記生物的因素，完全忘懷是不可能的。例如，他說「從上文我們不妨推論到，在志願出國的移民中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對商業有一種天然的天賦」（頁七〇）。討論華僑捐款的一節裏，著者又提到「中國人的投機的傾向」（頁七四）。說到出國青年華僑的教育訓練極感缺乏時，著者說，幸而，「就大多數說，他們都是一些富有冒險精神的精神的青年」（頁一五二）。著者又提到國粵產生華僑的區域，目前教育雖落伍，生活雖窮困，以前也出過不少的人才，而蓬門荊戶的人也往往富有天生的智慧與善用其經驗的能力（頁一六八）。在暹羅，在菲律賓，在爪哇等僑商集中的地域，著者又承認純血與混血的華僑中間，出過不少的人才與領袖，還

引了不止一位的別的作家，來充實其說（頁二六四，二六六，二六八，二七六）。著者說到菲律賓的華僑零賣商時，說「他們冒險進取的精神是出名的」（頁二六四）。客家的華僑本不在本書研究範圍以內，但著者也順便說到「客家人是天生農業家」（頁二六八）。著者又引一位荷蘭的礦冶工程師的話說，第一代到爪哇的華工都是一些強幹的工人，而無須監督的，但到了第二代，在血氣上雖無變動，體力却退步了，（二六八）；這一點事實，不但是生物學的，並且含有自然選擇的意義。

有一部份資料，著者從文化的立場認為無法解釋的，作此書評的人以為從生物的立場，也許可以找到一些解釋。著者在本書裏。到處將產生僑民多的甲區域和不大產生的乙區域兩相對照，以示前者要比後者為進步，為富足，為現代化。不過就醫藥衛生一點論，調查的結果似乎恰好與著者的期望相反。同樣的經過抽樣調查的一百戶人家裏，在產生僑民多的甲區方面，這一百家中只有五十二家聲稱一年中有過關於醫藥衛生的支出，而在不大產生或產生僑民的乙區域方面，則有此種支出的，反而有到七十五戶；又就相對的支出的金額論，在甲方只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一，二到一。六，而在乙方，要佔到百分之五。七。完全從文化的影響說，這一點是很費解的，因為費解，著者以為也許材料太少，不是為抽取結論的根據。然則在別的方面，一羈一百戶人家，又何以不嫌少呢？不過就生物方面說，安知甲區域不是一個比較健康而疾病率較少的區域，乙區域比較活力不足而疾病率較高的區域？疾病率既有高低，醫藥方面的用途自不免有大小了。

作此書評的人一向是看重生物的因素的。所以上文云云，也許是他的成見，也許不是。移民是人口流動的一種，人口流動是有它的生物的解釋的。那些以「流浪慾」(Wanderlust)作解釋的人，未免失諸刻畫，失諸過於主觀；以主觀的心理作用解釋主觀的行為，是高明些的社會科學家所不贊許的。不過流品是天生的不齊的，好動善移的分子與安土重遷的分子不屬於同一的流品，也未始不是顯而易見的一樁事實。所謂好動善移的性格，也就是比較能冒險，肯進取的性格，開粵沿海的所以多出僑民，僑民在南洋之所以多所成就，產生僑民的區域的所以比較進步與現代化，僑民中所以多百折不回的改革家與革命家，都可以在這方面尋求一部分的解釋。我們更可以追溯一步的說，開粵的人口大部分本是中土的移民的子孫，他們祖宗的好動善移

的性格已經教他們從中逐漸推移到東南海濱，如今做子孫又繼續這推移的趨勢，而分殖到南洋各地。每一次的移動固然都有它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環境的推挽的力量，但這種力量祇是一些推挽的力量，祇是一些緣，而不是因，

## 詩

### 一種境界

雍羽

小瓶口剪春羅還是去年紅，  
這黃昏顯得格外靜，格外靜。

黃昏中細數人事變遷，

見青草向池塘邊沿延展。

我問你，「這應當惆悵，還應當歡欣？」

小窗出有夕陽薄媚微明。

青草鋪敷如一片綠雲，

綠雲相接處是天涯。

詩人說「芳草碧如絲人遠天涯近」；

這比擬你覺得「近情」？「不真」？

世界全變了！變了！是的，一切都得變，——

心上虹霓雨後還依然會出現。

溶解了人格和靈魂，叫做「愛」。

人格和靈魂需幾何溶解？

愛是一個古怪的字眼兒，燃燒人的心。

正因爲愛，天上方懸掛萬千顆星（和長庚星）。

你在靜中眼裏有微笑輕漾，

你黑髮同蒼白的臉兒轉成抽象。

### 寫在鬱悶的時候

良鋒

秋晚燈火，我翻閱一頁歷史。……

窗外是今夜明月，今夜的人間。

因是生物的，種族的，上文所云第二義的種族的。這種說法恐怕太過看重生物的因素，爲陳先生所不能接受。但無論如何，假若陳先生能把地理，生物，文化三種因素同樣的看待，他這番的研究一定更見得圓滿。

一條薔薇花路伸向無盡遠，  
色彩繽紛，珍異的濃香撲散，

於是有奔程的旅人以手，脚

貪婪地摸撫這毒惡的花朵，

（呵，他的鮮血在每步上滴落！）

他青色的心浸進辛辣的汁液

腐醉着，也許要釀成一盅古舊的

醇酒？一飲而喪失了本真。

也許他總會像一匹老邁的戰馬，

披戴無數的傷痕，木然嘶鳴。

而此刻我停佇在一頁歷史上

摸索自己未經世故的足跡

在荒莽的年代，當人類還是

一羣淡淡的，從遠方投來的影，

朦朧，可愛，投在我心上，

天雨天晴，一切是廣闊無邊，

一切都開始滋生，互相交溶。

無數荒誕的野獸遊行雲霧裏，

（那時候雲霧盤旋在地上，）

矯健而自由，嬉戲地泳進了

從地心裏不斷湧出來的

火熱的溶岩，蘊藏着多少野力，

多少跳動的雛形的山川。

這就是美麗的化石。而今那野獸

龜跡了；火山口經時日折磨  
也冷潤了；空留下暗黃的一頁，  
等待十年前的友人和我講說。  
燈下，有誰聽見在週身起伏着的  
那痛苦，呻吟，人世的喧聲？  
被沖激在今夜的隅落裏，而我  
望着等待我的薔薇花路，沉默。

## 失去的樂聲

當我以臂膊擁抱你的時候，  
我就慢慢貼近了大地的心胸，  
我的血流出在時間的長流裏，  
我倒了，而我的心裏飄揚着  
從遠古向我奏來的凱旋的樂聲  
（永恆的豐滿裏那生命的歡樂，）  
在原始的森林裏，當燧人氏  
忽然睡醒了，從地穴裏走出來，  
靠在枯木上一體，跳出了火；  
當黃帝徘徊於桑乾河的原野上，  
忘懷在宇宙裏，感到了磁力，  
一刹那注定了蚩尤的敗亡；  
還有多少世代的航海的人們，  
在輝煌的日出和日落之間，  
歌唱着，駕駛着洶湧的海浪，  
而夢見了海水拍擊着他們的家鄉，  
多少凱旋的樂聲留在大地裏，  
在我們擁抱時就緩緩地湧出，  
搖蕩着，暈醒了年幼的精華。

一九四〇年一月。

良鈺

雨濤時流沖去我們豐滿的屍體。  
然而當我深深低頭的時候，  
我吻着又吻着一個蒼白的夢，  
我一次又一次失眠在時流裏，  
無論是擁抱你，或是踟躕在黃昏的街頭，  
我總聽見了那凱旋的樂聲，  
隆隆地，從大地的遠方響去，  
而留下了我的古老得可怕的身體。

一九四〇年四月。

良鈺

## X 光

太陽是昨夜的  
光明的實體，  
我們朝着它歌唱又舞蹈。  
——想想中國飢餓的人羣。  
而光明是人們的想像，  
光明是不存在的。  
只有探海燈似的 X 光線，  
穿過一切實體而放射。  
——想想不斷的滅亡的革命。  
在 X 光裏，  
O，年青的精靈永遠歡跳！  
如果太陽沉進海波裏，  
我們要放出探海燈似的 X 光來，  
而在緊閉的診斷室裏，  
我們覺得窒息。  
——想想歐洲弱小的國家。

一九四〇，四月

## 本期撰者

自近日歐戰極度緊張以來，日本將否捲入戰爭問題，國人極其時常議論。本期刊請王迅中先生撰文詳論，為讀者解釋疑慮。其他執筆諸君，各就當前問題，略抒所見，均有獨到之處。

#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鳳鳴街一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重慶中一路

總經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零售壹角訂閱全年四元半年二元

# 刊本

第三卷 第十八期

時評三則

在朝與在野

今日的財政與經濟

改善戰區行政的幾個建議

如何組織及管理蔗糖工廠

石庭之夜

王懷愚

錢端升

谷宗瀛

洗子恩

聶清

日五月五

# 刊本

第三卷 第十九期

時評三則

莫好與氣節

論戰時的行政機構

救濟滇西米荒

談地圖

戰地的春

羅文幹

錢端升

周叔齊

楊文毅

孫作

日二十月五

# 刊本

第三卷 第十二期

時評三則

今後的外交

所謂教師的思想問題

評定價格的原則

患土地饑饉症者

生活

錢端升

潘光旦

伍啓元

費孝通

木風

日九十月五

# 刊本

第三卷 第二十一期

時評三則

論公開發權

制憲與行憲

從心理的觀點談第二次歐戰大戰

一種典型

羅隆基

錢端升

陳雲屏

江鑑

日六十二月五

# 刊本

第三卷 第二十二期

時評三則

通貨膨脹性質的一症

中立問題

論設置國民大會議政會問題

論警評

大理之行

陳岱孫

史國綱

陳體強

王佐良

趙鳳階

日二月六

# 刊本

第三卷 第三十三期

時評三則

論黨

論軍人干政

學校考試與會考問題之檢閱

榮辱分而知衣食足

大理之行

錢端升

王懷愚

陳友松

費孝通

趙鳳階

日八月六

## 本刊發售合訂本啓事

本刊各卷皆裝有合訂本，卷首附有目錄，查閱至便。零售每册四元，全套（第一第二第三各卷共三册）合售十元，存書無多，欲購者請早直接來函本社預約，爲荷。